

哲学终结了吗?——与W. 霍希克佩尔谈哲学的未来

K.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 哲学家、医生和政治思想家, 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 特译此文作为纪念。本文译自作者《哲学是什么?》(H. 萨尼尔编), 慕尼黑, R. Piper出版公司1996年版, 第142—163页, 文中标题为译者所加。原文最初发表于1961年, 后收录于作者的《煽动、谈话和会见》(H. 萨尼尔编), 慕尼黑, R. Piper出版公司1969年。——译者

(德) K. 雅斯贝尔斯/文 梦海/译

一、关于大学哲学

霍希克佩尔: 雅斯贝尔斯教授先生, 我很高兴, 我能够就“哲学终结了吗?”

这一题目向您

提出几个问题。但是, 许多事实甚至哲学家本人的言论也似乎暗示了这一题目。关于这一主

题, 现在我可以依次从不同角度向您提出每个特殊问题吗?首先, 应当把在高等学校的哲学

之衰退的意义仅仅视为表面的和暂时的现象吗?

雅斯贝尔斯: 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在最近半个世纪中, 至少在德国, 精神水

平和人性现象(m

enschliche Erscheinung)惊人地下降了。今天看上去, 几乎是这个样子, 仿佛有精神地位

的人根本不再寻求大学哲学教师生涯。但是, 人们毕竟还得承认: 在大学哲学中存在着一种

今日还活生生的、功不可没的历史研究, 如果这种研究很少被当做本真的哲学趋向, 那就更

好了。但是, 另一方面, 今天某种哲学活动却要求人们在永恒意义上推进哲学,

好像哲学是一种非个人的事业, 人们能够像推动处于某种进步的科学一样, 推动哲学。实际

上, 在此我观察到的不过是强差人意的智力技巧而已。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公众中, 这类哲

学都找不到任何共鸣, 这类哲学的反响想必表现于连篇累牍的出版物和印刷昂贵的纸中

, 否则它就是不可能的了。

与此相对, 令人奇怪的是, 今天却有好些大学教师意识到, 在谁也不容置疑的时代

巨变中,

哲学能够作出和提供某种与这种时代巨变相称的东西, 一如黑格尔所表述, 仿佛世界精神发

号施令, 他们就在哲学思维中紧跟其后。人们通过各种杂志和会议来观察现实, 因此这种观

察大多是个人独白和面对大学之狼狈境地的某一行业的习惯态度。今天，一个人想担任哲学教授职位，而这一职位若不是源于往日的职位，那么它几乎是设立不起来的。看来，社会学、心理学、数学、语言学等提供当下人们所要求的所有东西。但是，哲学学院形态的没落，绝不意味着哲学一般的没落。人们不可能知道，情况到底如何。时间一再表明，哲学不在大学方面。莱布尼兹就拒绝了当教授；这对于他也许是太卑劣了。斯宾诺莎逃避了大学，因为大学并不自由自在。今天一些年轻人也会如此去做。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应不应该

在大学拥有哲学教授职位。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赞同拥有这种职位。因为这种教授职位在所难免，至少应由替身来提供，而这种替身在未来重新赋予从事哲学思维的人以能够大显身手的场所。但是，什么样的替身，替身是谁？在此，我认为，在聘请哲学教授时，今天人们不应像至今还层出不穷的那样，受到无聊的职业生涯的约束，即中学毕业考试、哲学博士、大学授课资格和教授，而是环顾人们成长于其中的科学或获得哲学思维、准备某个学院教授职位的生活实践，人们同伟大传承的关系以及人们所思考、体验和传达的东西。我说这番话，并不是说人人都应当这么做，而是或许应当尝试一下。首先，正规的博士生涯将是教授职位的前提。

霍希克佩尔：但是，现在在全体公众中，对哲学的一般兴趣不是同样在衰退吗？

雅斯贝尔斯：关于大学哲学显然很少例外。但是，这种对大学哲学兴趣的衰退绝不意味着哲

学的衰退。因为哲学属于人之为人。但是，哲学活在哪里，它在何处按其本性为人类把握，并

作为生活必然性实现的呢？例如，在人智学家当中，对岩石的追寻，惊奇地发现到许多人的显著形态，尽管在我们看来，人智学的内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此外，F. 布赫曼

(Frank Buchman)追建了人的伦理框架，人具有出于哲学根源的对哲学、对生活实践的某种渴望象征。再者，人们还看到像B. 格拉姆(Billy Graham)一样的现代预言家和其他门庭若市、宾客盈门的人。这些人何为而来？因为他们寻求某种类似哲学的东西或哲学本身，寻求

某种同宗教动机始终相关的东西。我认为，这些事实证明哲学的永久的意义、永久的倾向；的确，对于人类而言，没有哲学是无法生存的。

二、关于哲学与科学

霍希克佩尔：人们可以按特殊学科将哲学分成不同领域，并且至少像心理学

、逻辑学或符号

逻辑一样，一再摆脱源于哲学之全体纽带的主题情结吗？人们可以把这种摆脱解释为(哲学的)解体现象吗？

雅斯贝尔斯：我不相信。这是一种古老的见解：在根源上，全体知识乃是哲学，而从哲学中

过滤出了个别科学。在亚里山大以后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中就已如此，近代世界中也是如此。

这种见解并非完全错误，但在决定性论点是错误的。哲学在具体科学中的分裂，这一点并非像19世纪认为的那样留给了哲学某种剩余物。事情的过程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近代科学作为科学得到了纯化。在科学之下，人们所理解的方法论上明晰的、有说服力的、普遍有效的知识总是延伸到个别事物，并且表面上借助于此表明，这种知识同一地传播到地球上的一切人那里。近代科学寓于其普遍性仅仅是最近一个世纪的事情，但即使今天也没有最终达到自身的明晰性。因此，哲学也就同时获其完全不同的根源意识，而且从现在起，科学越是变得纯洁，越是成为纯粹科学，它就越是决定性地从其别的根源中思维，就越是本真的哲学了。

这样，并没有任何哲学可支配的剩余物；科学可通达的所有东西完全是流传给科学的东西。不可通达科学的东西乃是哲学思维，从现在起，哲学思维能够以同样的纯洁性贯彻某种思维，而这种思维并不提出普遍有效的科学要求。这种本真的哲学思维，即明了自身的思维并非在下述意义上普遍有效：它也必须通晓每一种知性，它也把自己同一地传播到全世界。这一本真的哲学思维，它出现在特定历史现象之中，并在那些不属于任何最终真理的历史现象之间构成一个交往的世界；这一真正的哲学思维，它现在才有可能变得具有充分的明晰性。

如果您说心理学也许是这类最终脱离了哲学的学科，那么我就不能完全赞同。心理学作为整体并非一目了然、一清二楚的科学，而是一种异类事物的大杂烩；心理学问题始于感知觉，心理学调查几乎是关于记忆、疲劳一类的现象到手迹或神话解释等。今天，这种根本未加界定和限制的心理学事实上并不是一门科学。这类心理学中偶尔存在科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这种心理学乃是典型的近代混淆现象，即把自己当做哲学的虚假替代品。在精神分析那里，近代思维的伟大哲学“成就”也许不在于我们称之为哲学的成就之中。但是，精神分析却是这种出现于近代科学性形式之中的不纯的构造物；精神分析提出科学要求，但实际上并没有成为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事实上，它变得如此经营：谁同精神分析一起走，谁就像党派成员一样表现。因此，任何地方都不关乎哲学所留下的某种剩余物，而是关乎现在可获自(科学之)纯洁的那种固有的哲学根源。

霍希克佩尔：但是，现在人们也许会说，哲学的衰退是受制于自然科学的高

涨的。因为今天自然科学家不仅业已解答了科学问题，也表述了哲学问题。

雅斯贝尔斯：您所说的正是今天的一种风行一时的看法。我不赞同这类看法

，因为我认为，所有

为自然研究者以公理问题表述的东西及其关于方法、前提的思考都属于科学。在这种思维不

再属于科学的地方，亦即这种思维提出某一绝对要求的地方，那正是某种基于科学又自视科

学的哲学，从而混淆了科学与哲学，即混淆了具有特定方法和研究前提的试验性事业与思维

形态(这种形态也总是有其前提，并意识到某种传达和可传达的东西)中所进行的某种具有无

条件的、基本生活特征的哲学思维。这后者在自然科学或某一其他科学中是永远都不会发生

的。因此，我们想要坚持自然科学，就面对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是明摆着的，自

然科学的哲学动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想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人们也许想到费希

纳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把他引向了物理学上无可争辩的科学研究——心理物理学。人们想

到开普勒的宇宙概念，即关于世界及其想象的、绝妙形态的和谐说，他从这一概念中形成了

他自己的科学。这种关系乃是一种历史的、心理的关系，但不是一种论证关系。就科学而言

，如果动力来自哲学，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这种动因不仅对结果的有效性，而且对这门科学

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

谁在推动科学，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必意识到存在某种意义。为什么他意欲科学?答案(如果它

不是简单出自诸如权利欲、效应欲、有关技术报酬的目的欲一类的良好动机)乃是科学欲本

身，而且是无限的科学欲。这是一种哲学动机。科学永远都不能自己说明它为什么要存在。

就此而言，哲学与科学再次息息相关。我不想进一步讨论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一

关系是极其纠缠不清的。简而言之：今天任何一门哲学都具有科学信念或彻底的戒命意识，

每一种科学研究都受到公平待遇，即被认识的事物与其相吻合，为其接受。反之，在研究者

那里，欲知之意，不，他愿意意识到：我为什么从事科学?我认为，要证明下述问题也许需

要一番长长的争论：为什么近代物理学家关于思维转变的不寻常的兴趣和讨论不是作为哲学

出现，而是像所有源于科学的东西一样，至多具有某种哲学的关联。因此，这种兴趣和讨论

并

不是哲学，因为只要研究者依然是研究者，它就总是作为思维方式仅仅为尝试而发生。今天

，数学(自19世纪以后，它才在同实验自然研究的联系中发现了其形态)导致了所谓经典物理

学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在这一背景中，人们进行实验，骗取成果，但是却看到某种根本的东西

、某种迥异的东西，这东西与从前的所有模型概念相抵触(著名的哥白尼例子和波的例子表

明了这一点)，但这在数学上是一清二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数学意义上，所有非单值

性在数学上是均可把握的。这简直是一个魔幻世界；不再是物质在那里，而是数学公式在那里，而这种科学也只因魔幻而存在——并非仅仅是借以存在，而是借以决定性地区别开来，即以其数学思维方式产生出某种在观察(这种观察必然通过技术手段所发现的实验来进行)实在中总是被证明为可靠的东西，以便解答以数学手段提出的问题：能够说是或否。这种在观察实在时遇到的束缚是与惊人的数学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数学能力是非数学家所无法把握的，这乃是新东西。但是，自从有了数学的自然科学以来，这种新东西就存在，而大步伐不在于这一科学原理之中，而在于完全不属于这门科学的某种东西之中；现在变得容易克服了，即从德谟克利特以来所撰写的机械物质观尽可能地改变了。这种物质观从来都不是科学，尽管它错误地同作为世界观的近代经典物理学及其成果解释联系在一起，但在真正的研究者那里，它不是科学，并不具有实际研究价值。当代物理学如此彻底地扬弃了这种机械世界图景的贫乏的物质机械论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以致从前借助于哲学自我意识早已明了的东西，从现在起通过科学本身就轻松地认识到了。在此，发生了这种解放，但是在同一瞬间，危险(人们往往屈服于这种危险)在于，这种仿佛物理事件失去了物质基础的近代数学解释形式，现在在自身方面被绝对化，并且，人们由此构造一幅统一的宇宙图景，认为这种图景现

在是绝对图景。这种解释也许不比从前的物质机械论好多少，今天著名的物理学家们也绝不是这个意思。这也进一步暗示，在现代自然科学中，伟大的物理学家们几乎必然地、合乎人情地从事哲学思维，而这种思维方式与其科学是完全无涉的。显然，爱因斯坦的全部科学是在某种根本的哲学情境的框架中从事的，当他说道：他无法相信上帝在玩骰子，因此对特定物理学尝试提出抗议时，我们就在他那里观察到某种特别伟大的儿童般的思维方式。他反复表达了世界之中的理性，与此同时使用了上帝之名。这不是对上帝的表白，而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同远古的泛神论(他倾向于斯宾诺莎是显而易见的)联系在一起，并且出于泛神论，他表达了其他物理学家绝对不会接受的观点。他总是把这些哲学观点本身同科学地被认识的东西最明确地区别开来。在爱因斯坦那里，正如在我看来，科学的纯化过程是十分圆满的；但是，他从中所从事的全部事业的意义以及他如何理解物理学成就的方式将是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并非借助于科学所能说明理由的东西，而是爱因斯坦本人每次明确表明的“我无法相信……”，“我无法接受……”这一类的东西。

三、关于科学哲学

霍希克佩尔：按照您的意见，科学哲学的情况怎么样呢？例如，尽管

新实证主义热衷于大量的哲

学假知识，但此外不也指出了真正哲学思维的界限吗？再者，特别是汉斯·赖兴巴

赫所谓科

学哲学不是造成了一种有益的清醒作用，进而记起哲学按其本性也要对科学原理负有责任吗？

而且，就此而言，哲学在这方面不是显然有所作为吗？

雅斯贝尔斯：您的问题的提法——完全建立在一类广泛的文献基础之上，正

是在这类文献之

内赖兴巴赫作出了最极端的表述——需要彻底纠正。但是，我认为，在此为哲学辩护的见解

是错误的；因为在此是以一种科学哲学为前提的。这种科学哲学是抱着这样一种要求出现的

：通常必跟科学完全一样好地提供某种普遍有效的见识，而后又得出结论，只能提供少许这

类知识。我要说，根本不能提供这类见识，因为这里需要重新作出我早先说过的那种区分。

自古代到近代，不仅哲学而且本真的科学都以科学之名进行，而且直到严格地划清哲学与科学

的根源及其必然联系时，这里才变得清楚明白。近代科学的普遍性乃是一种历史上的新现象，

这种新现象形成于上个世纪，而且迄今也绝没有完结。这一转折（对此我刚才讲过）导致

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后果：人们现在必定知道，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在我看来，赖兴

巴赫犯了个错误，那就是以哲学的名义发展了一种按其本性系非哲学的思路。这种思路到底

意欲什么？它意欲普遍有效的知识，但它却不引起任何研究。它来源于同书本，在此亦即同

物理学知识之书本的交涉以及基于这种交涉的思辨。对于科学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不出

任何结果。这种思路从事智力上的激烈讨论，而这种讨论或许照事物的本性有意义，或者借

助于此，它在实际研究中想了解关于哲学思维进步的起点，即它在世界中如何发现自己，它

从中发现的一切究竟是什么，以及在这方面对科学有何意义。对于哲学来说，在这种情况下

，

同样得不出任何结果来。因此，尽管在其形式上表现出某种美妙的冷静和科学性，但我认为

，这种思路乃是一种无意义的智力游戏。

您谈到了借以揭示大量哲学假知识的有益的清醒作用。就哲学思维的所有要求，即想从哲学

角度判决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决定的东西而言，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但是，自我纯化

过程、一般研究中的有益的清醒作用，具体研究中科学所不断纯化的效应，这一切恰恰是由

伟大的研究者本身来实施的。在科学研究中，跟同事们一起工作是激动人心的，我们说，跟

生物学家K. E. 贝尔、跟J. 冯·于克斯屈尔、跟精神病科医生尼塞尔（他是

我从前的上司，在他那里我生动地体验到了合作精神）一起工作，或者跟M. 韦伯，跟

无数其他人一起工作。这些具体学科的研究者们在其研究中，通过研究成果贯彻了科学的纯

洁

性和有益的清醒作用，他们现在查明了现实中某种真正令人信服的东西，但不是在思辨中、不是在抽象思维中，而是在试验中查明了事实真相。因此，在此错误地归因于新实证主义者和逻辑学家的功绩，我承认是本真的伟大研究者的实际功绩。在新实证主义者和符号逻辑学家的讨论中颇为引人注意的是，在情绪中，存在着一种狂热的特征，甚至存在着不利于思想家内心素质的进攻性特征。他们为什么干这种事?在我看来，这在游戏中是一个地道的“不”。这是一种哲学情绪，在这种情绪中，由于某种权利欲，归根结底，有点迫不得已地落入了技术时代的思维方式。随着技术时代，这些人立即产生个人效应，而另一方面，也因此被缚于一种情绪的、私人的体验的惊人释放之中，即被缚于某种恣意妄为的、从而是混乱不堪的情绪之中。

四、关于维特根斯坦

霍希克佩尔：我接下来谈另一个问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是哲

学信仰(phi losophi s

che Glaube)的最严重的动摇吗?在我看来，在此变得很清楚，通过语言被设定了怎样的哲学

界限，而且，例如超越者是不可说的，而只能保持沉默。

雅斯贝尔斯：如果您指维特根斯坦——我以为，说得很在理，那么我就另当

别论，他跟刚

才谈过的那些作家截然不同。您知道，人们越来越承认，维特根斯坦是以自身的方式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的。他是这样一个思想家，他以技术时代为媒介进行思维活动，搞发明

，做实验；他是能够建造一所房屋的技术员，是一个在这个时代中可以留下痕迹的人，而现在

值得注意的并非他的生平时代，而是停下来想一想：究竟知道什么?他为什么干这种事?对此

难下定论。从总体上看，他的人格和著作给我一种莫名其妙的印象。我把他视为一位哲学家

，或许在他那里有种全心全意地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动力，而在技术时代所能做的一切，就是

以最精确的方式将一切推至极端，以便在逻辑中克服全体。当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更多的

话可说就必须保持沉默，因而给语言划了一条狭隘的界限时，那么，我觉得这是关于语言的一个

错误。但是，在他那里动力不是取决于人们必须沉默的东西(这种沉默绝不听任混乱的

摆布)，相反，就他个人来说也许取决于绝望的界限(人们不能正视这一点)，也许取决于一种

种

种

种

种

不断更新的重建，因此要探讨的是，在这个时代中，通过他自己在逻辑中所实现的东西，作为全体是没有意义的。较之诸如龙树一类的亚洲哲学家，也许他过于草率和知识浅薄。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认识世界，事实上旨在通过这个世界的知识完全超出这个世界。他如此挣扎在边缘上，以致对这个人的传记类表述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马尔科姆描述说，他生活在精神疾病的边缘上，并且时常害怕这一边缘。当然，这一事实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有时其中包含着一种关系，即一个人在某种疾病可能性的深渊中激动不安，(然而)从现在起有可能详尽地表达和实现那种跟疾病完全无涉的客观的、实际的东西。我可能弄错了。但对于我来说，维特根斯坦同实证主义者、语言分析学家和逻辑学家并非处于一个层面上，尽管他给所有这些人留下过某种印象，但我确信，他也提防所有这些人，因为他总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他感到被人误解。为什么被误解?他所写的东西是一清二楚的。这是十分明确的东西;这绝对跟他所疏远的努力有关。他只是在全部思维的原则中才会感到被人误解，而这被误解的东西是什么，他事实上沉默了，这沉默乃是他施于他人也施于我的魅力所在。

五、关于哲学的连续性

霍希克佩尔：今天哲学的名称也变得可疑，这不是引人注目的吗?马克思业已

以他的名言表

达了哲学的终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意味着，应使所有迄今为止的哲学从所处的地位转变为实践，开始其应有的思维。的确，民族社会主义曾部分地把哲学宣布为历史地过时的东西，例如想用人类学取而代之，并且由此试图确立例如人类学一类的东西。就是今天，人们有时也会对哲学之名感到不安，因为人们从中期待某种全新的东西。您对此有什么意见?

雅斯贝尔斯：就下述方面而言，您是对的：值得高度注意的是，通过技术时

代而同转向意识

息息相关的一种意识，而这种意识必定比单纯的技术意识深刻得多。然而，在精神本身中，在我们人的本性的实质中想必发生某种转向。在我看来，尽管这一点没有说服力，但我发现，技术时代的进程为所有我们的思维，尤其是为我们的此在，并通过我们的此在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从而提出了得以控制住这种局面的要求。但是，某种实质性世界过程可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发生：至今乃至今后的哲学都因我们所处的巨大转向而迥然不同了，从这时起，哲学也就消逝无踪了。在我看来，这是荒谬的。

我认为，事实上直到今天(哲学的)连续性绝对没有中断过。如果一个人考察一下，那么他

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现那种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没有其根据的、默默无闻的，因而是反复不已的思想。就所谓哲学过时的看法，还要补充一点，在亚洲、印度和中国，哲学存在了几个世纪，尽管没有哲学一词的对应词，但在此这一事业却以伟大的形态源远流长。考虑这件事，并指出这一点，即通过哪一别的词，并以哪一关系说出归根结底是共同的东西也许扯得太远

了。但是，人们可以指出，新时代的印度人和中国人不言而喻地像其过去一样，也以哲学之名把握哲学思维，但这不是技术时代的传播，而是同事业本身相关的哲学。在我看来，这一倾向，即贬低哲学、废除哲学之名，从现在起意欲新东西的倾向是专横的，可耻的，也许是无效的；因为哲学之名具有某种无法克服的博大内容。而且，从现在起，人们经常做的事情应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人们老是处在那种几千年哲学所带来的内容范围里。我认为，这种相反看法更加离奇古怪。

赖兴巴赫说道：从19世纪起才存在哲学，亦即从此以后有了逻辑，从此以后

有了逻辑实证主

义的起源。那么试问：为什么从19世纪起存在哲学？他为什么为了那个恰恰不该再是哲学的东西而使用哲学之名？在他那里，为什么这一伟大而崇高的名称被用于那种徒劳的努力？他为什么坚持哲学之名？正如您所见，这种颠倒的做法同样是令人产生疑问的。因为哲学存在了2500年之久，却被说成是始于19世纪。

六、关于哲学的课题

霍希克佩尔：现在人们有时不仅会思考，也会追问：谈论哲学究竟还有意义

吗？为了能够谈

论哲学，仅仅把哲学当做呼吁或行动，或者当做无限交往的意志就足够了吗？哲学只留下生存说明和意识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说，在此不是业已指出了这种能力的界限吗？最终为哲学保留了哪些问题范围？这是一些所谓疑难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吗？

雅斯贝尔斯：您的问题会重新指向哲学终结的一个新方面，在您的问题中，

再次预设了一种作

为可学的教义体系而存在的哲学，而且您选取了一系列表述，但是我认为这些表述没有一个说得上是哲学。这类最低限度的还原，例如无限交往意志，也许当然不是一种还原，而是仅仅用一个诸如无限交往一类的词来外在地切中本质的思维过程，是一种指明生存现实、宣告哲学的思维过程。绝不。作为哲学可能的一切并非都是生存说明(existentielle Erhellung

)或呼吁，这些存在于哲学思维之内。相反，全部形而上学领域的伟大传承乃是我喜欢称之为暗码(Cheffre)的，即从前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就变得强有力的暗码的存在觉察。这是拥有自身语言的客观形态构造，而与此相对的课题也许不是以某一辅助工具和某一前提在语言学上、科学上与其打交道的课题，而是以内在行为与其攀谈或加以拒绝的课题。

这一强有力的客观的、可视的暗码世界，亦即伟大的形而上学构造和神话构造，乃是一个并非

美学享受的斗争世界。在此，走进当代哲学所必不可少的世界。作为生存说明，哲学也许不是哲学，而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契机。如果您现在问道：人们能够谈论哲学吗？那么，我的意见是：人们无法客观地做到这一点。哲学总是自己规定自己，这一古老的表述意味着，每一个进行哲学思维的人都通过他所从事的哲学思维，并借助于各种命题表明什么是哲学。值得注

意的是，数千年来在哲学之名下所发生的事情，并非总是但却日益相互关联，其结果，我们便获得了这样一种意识：所有这些现象都围绕着谁也不能占有的中心运动；在跟哲学思维的方法以及暗码、形而上学的哲学构造打交道中，我们得以置身于内在关联之中，并希望在这种关联之中赢得我们自身的起源与全体的起源的联系。显然，哲学的自我规定并不取决于

有权表明何谓哲学的某一主管机关，相反，哲学的自我规定总是通过数千年之久的所有从事哲学思维的人来贯彻的。某一主管机关能够说：这是哲学，这不是哲学，然而，哲学不在外部，而仅仅在哲学之内。哲学作为主管机关，它会受到其他主管机关非议的。哲学永远不能像科学一样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具有确切的、共同的见解。这种见解仅仅为从事科学的

知性而存在。在此，人们都可以发现听得清楚的、普遍正确的见解。但是，在哲学中却关乎理性，亦即关乎超出知性且片刻也不丧失知性的那种思维。在思维中，对知性的

超越(这必是时间之中我们此在的一个基本现象)并不引向普遍有效的见解，而是引向为了交往的斗争。这种斗争如何实现、如何业已实现、如何能够实现，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

因此，我要说的是：今天任何地方都不会关乎哲学的某种还原，任何地方都不关乎某种剩余，都不关乎剩下一些涉及哲学而不会涉及科学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不对的。相反，问题在于，真正伟大的哲学思维今天也渊源于跟三千年前一样的根源之中，我们是从这一根源出发思考

哲学思维与科学的关联的。科学依然从哲学上获得其冲动；但是，哲学一如既往是包容一切科学之意义的大全(Umgreifende)，哲学的正确性不在于科学的正确性，而在于我们从事科学的正确性。人们假定，哲学是一门科学，这在今天几乎是如此不言而喻，以致即使我们认

识到这是一个错误，我们之中的任何人在谈论中也都不能完全摆脱这一错误。的确，今天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般的思维方式就是认识，就是关于某物的认识，它造成我以后所拥有和占有的某种知识。这一点好像是明摆着的。我通过从事知性操作，把握属于知性的东西，然后这东西就像每一个其他被理解的东西一样，成为我的所有物。此外，这种见解还跟另一种见解

，即在新实证主义者那里采取了某种荒谬形式，但从19世纪起就业已存在的见解联系在一起。从借助某物的认识方式来造成普遍有效的知识这一意见出发，并不能穷尽何谓人，80多年来，人们所谈论的东西无非是另外的、非理性的东西。由此可见一种否定的表达。这一非理性

的东西被理解为是任意、情绪、冒险、运动本身。可以说，它会变为合情合理的东西。正如一个人在训练沉思时，通过某种技巧引起形而上学的想象力一样，一个人也需要把体验、非理

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这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最奇异的现象。我刚才对您陈述的东西，对于我们都几乎如此自然而然，以致我们根本表达不出来。我们的哲学课题就是穿过这种虚假的素朴状态。

七、关于哲学信仰

霍希克佩尔：如果您说明上述问题，您就谈到哲学信仰，但是也许会由此产

生一个后果：这

个问题在科学上原则上是不可解决的。这个问题现在不是通过认识而是通过忏悔来解决吗？

雅斯贝尔斯：非常恰当的问题。解决既非忏悔(Bekenn tni s)，亦非认识。忏

悔意味着对人所

承认的某一内容、某一命题的信仰规定。正如我们刚刚阐述过，认识乃是关于某物的知识。

但是，哲学信仰中的哲学思维却意味着我们的生存决断及其实现的明晰性，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各个境况中，作为单个的、不可替代的生存能够借助哲学思维而变成现实的生存。对此

，我喜欢用一个比喻，即一方面，那种书本所记录、教义报告所解释的哲学思想，其真理可

以说是随后显出的效果；另一方面，那种总是在历史的、单个的、不可替代的生存中起作用的

真理却是参与决定的。这一点我打个比方说：哲学仅仅存在于振飞之中，即存在于振起双

翼飞翔之时。这一翼就是被思考为内容和思想活动的东西；另一翼则是出于决断而在内在行

为和行动中成为现实的东西。如果我放弃两翼之中的一翼，我就肯定不行。在哲学形态的纯

粹思维中，我作为可能生存在人格上是无关紧要的，这就好像获得一门化学知识对我无关紧要一样。如果我没有哲学思维，我就简直沉缅于人们称之为非理性的情绪之中，我就会再次沉缅于同样行不通的决断之中。这业已属于作为可能生存的我们生存的本性，只有双翼合起来才能达到精神上的振飞。

霍希克佩尔：也许我可以再举一下“哲学信仰”概念。教授先生，您称之为哲学信仰的东西

现在是介于科学、艺术和宗教之间的东西，而不是二者之中的一个。这是否导致这样一个后果，即哲学或哲学信仰与这三个领域的区别变得不可把握吗？

雅斯贝尔斯：如果人们停留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想把一切当做某种对象来记起，并当做

某种知识来占有，那么似乎是这样。在此，我要反过来说：从事哲学思维的人相信，在科学、艺术和宗教中间的源于根源的运动，相信在一切时代中重新被认识了的这一运动，相信在一切以前时代中，科学、艺术和宗教借以出发的，从中懂得其所需的一切的那个运动。科学、艺术和宗教乃是精神创造的具体领域，但本身其实不是它们自身，而是观察的对象。在它们自身所是的地方，在研究者与科学的意义(为什么它应该存在)相联结的地方，在研究者与超越者相联系(从中超越者所创的暗码说话)的地方，在宗教中的宗教的神关系思想以思维客观化的地方，到处都有哲学在场。现在人们可以说：哲学思维对这三个具体领域的每一个领域来说也许是一个媒介(不过，我现在不能详述这一点)，或者人们可以反过来说：本真的哲学，这种哲学本身及其伟大的体系形态的思想后果是不能像那三个其他领域一样以同一的意义来把握的，这种哲学乃是服务于科学、艺术和宗教的本真的源泉，以便通过生活实践，通过这些领域里所从事的东西的意义在它们之间证实自己。可以说，哲学不允许任何安宁。在科学、艺术和宗教中会出现某种对主观意识而言是完美无缺的东西，但哲学又立刻造成不安宁。这有点不对头。哲学使遥远的问题、遥远的生活、可疑性等变得严肃认真。这方面，哲学要求光明磊落，不先制造某种虚假的安宁，不允许任何自我满足，摆脱一切掩蔽的惯例、不言而喻和漫不经心。因此，哲学事实上不是作为内容教诲的知识，从而不是作为哲学所占有的知识，而是通过思维活动来教诲的东西，而这种思维活动的资源和深度是从数千年的伟大哲学家中永恒地、不可替代地向我们说话的。

霍希克佩尔：现在看来，在哲学信仰中，哲学越是消失于哲学思维之中，就越是自然而然地

接近我们业已接触的问题：哲学作为高校学科，或是准确地说，作为方法论上闭塞的思维学说还是可能的吗？

雅斯贝尔斯：对此，我只能通过区别何谓教诲(Lehren)来回答。第一，人们

把授课，教素材

、内容、知识和考问等称作教诲。人们可以把哲学当做哲学史、当做概念认识来学习，在这种了解中，这方面的知识会是僵死的，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了这种知识，也就准备着学习哲学了。这一切通过授课都是可能的；第二是，哲学学习意味着参与教师的思维活动，参与研究方法，参与调查方法；在此，这就是参与哲学思维。在此，用康德的说法，不是学习哲学而是学习哲学思维；第三是，哲学学习意味着学习自克尔凯郭尔以来称作间接传达的东西，即在渴求那种对人对己都高度透明和可传达的东西中，我感受到不可直说的东西，感受不到

断渴望着的、推动着的、会变成可说的东西。
我们区别三项：哲学学习、参与哲学思维、哲

学的实现。因此问题是：哪些教诲属于大学？我认为所有三项。惟当所有三项通过哲学家在大学活跃起来时，哲学才作为哲学生效。

八、关于哲学的对象

霍希克佩尔：我再次回到一个思辨问题。也就是说：在近数十年中，哲学自身不是有计划地

遭到了否定，例如您的一位女学生J. 赫尔什

Jeanne Hersch，1910年生于日内瓦，曾是雅斯贝尔斯的学生，1956年起任日内瓦大学系统哲学教授，著有《意识形态与现实》、《哲学惊异》、《卡尔·雅斯贝尔斯》等。——译者

在书名为《错觉——哲学之

路》的作品中不是

证明了您偏爱这类否定吗？在此，确实表明哲学没有对象，毋宁是对象哲学的毁灭。迄今为止的哲学被当做完结了的东西来考察，其继续存在是悬而未决的。对此，您会说什么？

雅斯贝尔斯：J. 赫尔什的作品系一个女学生的青春之作，这一作品很受哲学思维的推动，机

智地把事物推至极限，在这种极限之下，人们一定会完全赞许那种青春的激动，但是也许要作出某种本质限定。这种自我否定本身须加以解释。这种自我否定是什么？第一个自我否定是我们说过的东西。作为科学，诚实的哲学不会再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这种否定乃是哲学真理的首要条件，那么它就自然而然地对学院传统产生某种影响，以致人们屈从于假象，连续性也就中断了。但是，这种中断并非借助哲学的中断，而是借助特殊科学的学院哲学的中断

。另一个是，哲学思维中的思维本身并不允许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真理能够作为迄今说过的内容，乃至作为某种信条的对象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相反，思维的失败之路

属于哲学的一部分，哲学原本取决于这条道路，惟有通过这条道路，哲学才是可达到的。这种自我否定也许真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某个形态和现象的否定，以便表达原本是肯定的东西、至关重要的东西。在J. 赫尔什那里，也许通过表述过分强调了连续性的断裂，不仅是强烈地，而且是完全错误地强调了这种断裂；因为我认为断裂不在于哲学。这完全不是某种迄今

为止的哲学的自我否定，而是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时代根本现象的断裂(如果人们想这般称呼它的话)，近代科学在其全部进程中(也许不只是自然科学)，造成了一种精神状况，在这种精神状况中，人们不可以像从前一样，在某种素朴性中意欲那种能够普遍证明的本质事物。

再发生的情况(见诸于属于现代主义信徒时代的某一牧师信仰)是，他们在其信仰中证明了这一点，即通过人的理性论证神的此在是可能的。因此，在此他们奇特地要求信仰能够贯彻某种非信仰的东西。一个十分奇怪的混乱。通过那个时代和我们时代的全部哲学学院的思维形式根本谈不上某种哲学的自我否定，而至多能谈得上某些现象的历史的、具体的否定，而这一点并未阻塞通向实质性哲学的道路。

九、关于哲学的现实性

霍希克佩尔：然而，人们几乎会认为，当哲学陷入某种无言的领域，从而陷入不可再传达的领

域(也许就像在某种哲学中，例如在您标明为真实而实质的哲学中的情形一样)时，哲学也就不再在那里了。那么，现在哲学到底以什么方式还是真的呢？

雅斯贝尔斯：我发表了一些简短而笼统的意见，从这一切看，重要的是，哲学此在(Dasein)

并不存在于哲学著作的此在和这些著作的读者之中。人们可以说，哲学的此在就像空气一样存在，没有哲学我们就无法生存，但是哲学如同空气是不可视的。或者，如果我不讲空气而讲理性的话，就可以解释说：这个哲学此在就像理性一样，理性本身什么也不产生，但是所有有根源而来的东西却都在无限交往(Kommunikation)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在这一前提下

进入交往并通过交往回归自身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再重复一遍：在这方面，理性本身就像空气、呼吸一样，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富于哲学地生活。我们必须着手研究内容和根源。现在的问题是：哲学同根源(Ursprung)究竟有没有关系?对此我的答复是：确实有关系。正如我们刚刚谈过的暗码一样，我们能够在下述思维中证实暗码：在人们称之为生存说明的思路中，在我称之为超越思维的、历经几千年的那种纯粹思维中，在思维本身，即在黑格尔所谓纯粹太空思维中。这一切不只是像理性和空气，而是格言、内容的可传达性，然而，对此我刚才一再说过，这一切本身并非就是存在和看得见的，相反，这一切只有在同可能生存的关联中才存在在那里，在这种关联中，它们不只是被外在地思考，而是通过进入暗码王国的斗争而被获取。换言之：这个哲学此在本身是不可把握的，但它却是我们的思维和思想性实践的引导，由此出发，哲学此在寻求永恒的语言，但它却由无言支撑，而这种无言总是在交谈中生效，并从不可以理解为缄默不语，它想必压根儿就停留在无言状态。

我们总是渴望从对象性存在出发，在我们的主客分裂中获得语言，这就好像渴望获得出自我们自身的语言一样。因此，业已确实的是，一个人找不到语言，就从沉默开始谈话；但是，这是一种积极的沉默，或者是在思维失败之中的某种被充满了的沉默，或者是间接的传达，或者是表示无可把握、无可言说的一种指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操作方式，在这种操作方式中，一个人不是注视虚无，而是注视在艺术和宗教中、在暗码中获得了客体性的东西，注视那无法证明其现实，但生存状态上会是真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可证明的，因为一个人也许会对另一个人说：我真的是生存，这是生存状态的吗?完全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它并不决定于某一知识领域(在此，我们是捉摸不到实质的)，即并不决定于世界中或我们某一思维形式中的知识，而是因为它决定于我们称之为永恒的那个领域。

十、关于哲学争论

霍希克佩尔：是的，临近结束，请允许我还谈及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因为

这涉及到哲学的

比较表面的遗憾。在我看来，哲学家们的争论毕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古往今来，不同哲学取向的代表之间原本就缺乏相互理解，甚至可以说，相互抱有敌意吗?

雅斯贝尔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您追问哲学争论的现实性

和意义。在我看

来，必须回答道：只要哲学存在，就存在这种极其尖锐的争论。其实，今天令人惋惜的并非争论的唇枪舌剑，而是争论过于软弱，之所以过于软弱，是因为这种争论基于十分贫乏的动

机，基于通常的智力操作，因为这种争论不是相互斗争的力量。

人们渴望一种真正的、伟大的争论。一种争论，如果它只是个人倾向、竞争或智力游戏，为的是像证实一个人的体能一样证实其智能，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争论。听起来很可笑，但我以为，我为今天缺少本真的哲学争论而感到难过。

十一、关于哲学的终结

霍希克佩尔：我是根据下述观察提出我的问题的：今日公开出现的哲学也许

是一些乱七八糟

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这样一个问题：“哲学终结了吗？”紧缩、某种还原、哲学的依赖性、它的消解、它的自我否定，所有这一切都似乎从某一方面说明这一问题。您如今回答了我这一特殊问题，并试着指出这一问题的其他方面。现在，我想请您或许再概述一下：您对哲学的终结怎么看？

雅斯贝尔斯：您的问题是从不同的出发点提出来的，不仅涉及了某一外部事

物，也指向了哲

学本身的最内在问题。在这方面，我俩一开始就有个弄不清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哲学赋予我们不是通过某物的知识，而是通过认识中人的意志，并且这一答复可用多种方式来加以表述，用那种或许围绕某个惟一中心转的方式来表述，这就是那人们一定说得上许多，但我们却当做前提的事情。您十分频繁地以科学哲学为前题，但我认为，这一哲学中心按其本性本身并非科学的。因此，一如我相信，我的答复一定是这样的：我把您的每个出发点认定为对某一真实性的观察，并且我每次都以这种方式作出了回答，即像您一样，从另一方面观察这种真实性。

我认为，只要人类存在，哲学就永远不会终结。就某一领域、某一教养世界、某一公众社会而言，某一哲学形态(今天，我们说学院哲学的大学哲学)总是会终结的。人们会以不同方式继续谈论终结，粗略地说：6世纪，当尤士丁尼一世关闭雅典哲人学派时，柏拉图学派的终结是一种暴力的终结。当学派中的某种根源性哲学思维变为教义体系，出现了每一个学派的无意义时，也就是一个终结，因为当哲学按照这种方式体现为教义体系时，哲学也就终止了。可以说，终结是通过僵化来实现的。但是，当前的状况是，正像学派难免有这类后果一样，

学派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初始哲学通过现存的作品不断强求新的、某种新生的东西而包含力量，诸学派就继续活在自己的力量中。在西方，柏拉图哲学、奥古斯丁哲学以及大同小异的诸哲学就是这个样子。在我看来，事实上，19世纪乃至我们时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终

结

了；科学哲学仍旧适用于学院哲学。恰恰在上个世纪以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个科学概念(在这种科学概念中，哲学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终结了。现在要对哲学的未来作出某种预言是毫无意义的。某种哲学的预言也许是这种哲学的创造。但是，今日境况对您变得如此明显，以致您忧心忡忡地提出了哲学的终结问题，这一境况乃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一个不寻常的机会。今天这两方面都能被体会到，而且只有这两方面都被体会到的地方，才会有那种从中产生出我们尚未懂的东西的兴奋。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哲学中将产生什么，而是每一

瞬间都应实际地、真实地想起哲学。我们不能等待哲学，我们作为人需要哲学，我们在哲学思维中，任何时候、任何瞬间都想寻求我们最后的自我确证。我可以相信，您对哲学终结的严峻追问，您对威胁性征兆的暗示最终来自您对不可毁灭的本真哲学的固有渴望，正如我确信，那种属于人的、始终在场的哲学将永远存在下去。

(K. Jaspers, " Ist die Philosophie am Ende?" 原载K. Jaspers, Was ist Philosophie?

Ein Lesebuch, Herausgegeben von Hans Saner, München, 1996, 责任编辑:

李 理)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65137744-5520 传真：(010)65137826